“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130期

煮海为盐 大运兴沧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沧州东部盛产海盐。借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包括今沧州东部的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盐铁专卖制度的确立，为西汉迅速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沧州盐业至今不衰，海盐的生产、管理与依赖海洋、大运河的运输，为沧州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2月13日，“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以“煮海为盐 大运兴沧”为题，邀请有关人士在线上对沧州盐业文化进行探讨。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地方志专家刘立鑫、学者孟建华、作家曹俊英。其中，刘立鑫是资深地方志专家，对沧州海盐有几十年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所采集的有关历史遗物多为文物部门和有关研究者引用。孟建华曾主持沧州东部尤其是海兴一代海盐的考古工作，几十年前就与刘立鑫一起，对古代盐场、煮盐灶户的遗址遗存做了大量实地勘察。二人可谓沧州海盐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沧州沿海人，曹俊英对制盐和海盐的历史，有着直观深入的接触和认识，关注生活、关注历史文化的作家视角，使她有着不同寻常的感触。

沧州东部曾发现大规模的煮盐遗址及春秋时期的煮盐工具“将军盔”，后来这片区域也因盐而得名为盐山，至少在东周时期海盐的生产已经非常成熟，那么沧州海盐的生产始于何时？规模如何？有哪些遗物遗存？海盐是一种沉重的货物，以水运最为便利，内陆河尤其是大运河，以及海洋，是运盐的主要通道。水运畅通，沧州海盐行用四方，为沧州带来哪些繁荣？自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制度，沧州盐业管理的进程如何？在沧州离海较远的盐碱区域，百姓也堆土晒盐，称为“小盐”，这是沧州海盐的一个补充，情形是怎样的？沧州制盐现状如何？盐业文化给沧州带来哪些影响？这些话题，都将在本期访谈中涉及，欢迎读者扫码入群参与互动讨论。

时 间：13日上午

电 话：18833783089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探秘瓮棺葬

本报记者 祁凌霄

随着今年9月末黄骅郛堤城遗址公园的开放，遗址公园内的瓮棺葬群进入公众视野，引来人们寻古探秘的好奇。历史深处还埋藏了多少文化的密码而不为今人所知？大批瓮棺的出现，呈现了哪些穿越两千年的历史记忆？

挖掘现场

沧州东部瓮棺曾大量出土

郛堤城遗址公园内，已清理出来的瓮棺葬有113座。这批瓮棺葬发现发掘于2016年5月，位置在郛堤城遗址西北200米处。

资料显示，113座瓮棺葬大部为南北朝向，排列无规律。有成人的，但以儿童居多，分幼儿和少年。儿童集中在发掘区西部，成人集中在东部。瓮棺有实用器，如釜、盆、甑、碗、罐等，也有专门烧造的冥具。葬具组合形式有20多种，包括两器组合、三器组合和四器组合。两器组合用两件陶器对接而成，三器和四器组合多是对接与套接并用，中间的器物多为筒形瓮或筒形器。

黄骅郛堤城瓮棺葬群，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6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而据当年考古人员的勘探，共有1000余座瓮棺葬分布在郛堤城周围。

如此巨大的瓮棺数量，可以用震撼二字来概括。

然而，近年来，沧州东部盐山、海兴、黄骅这片沿海区域，出土的瓮棺葬数字远不止这些。

《中国文物报》曾报道，在1997、1998年春秋两季，海兴县坨里村村民挖取古贝壳堤时，在村东北发现三处秦汉时期的古遗址和古墓葬群，少儿瓮棺葬有百余个。

2012年5月，海兴杨埕水库琅琊台附近的制陶废墟中，发现“兮”字印记陶瓮罐（棺）口沿残片。2009年春，这里还发现了与“卯”等字相似瓮棺残片。附近地区也曾发现同类瓮棺葬墓群7、8处共计300余具。不过多数瓮棺葬因为当时文物保护意识不强，被破坏殆尽……

历代挖掘破坏失载的瓮棺葬数字已不可考，但可以想见沧州东部沿海瓮棺葬数量之多，在全国也是鲜见的。

呈现战汉时期丧葬风俗

瓮棺葬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瓮、盆为葬具，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个别成人也有的用瓮棺，一般用两或三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这种丧葬的发现，不独沧州东部，在北京、江苏等地都有陆续发现，日本也有。

黄骅瓮棺葬的瓮棺，最大的长约2.2米，由两陶釜和一陶盆组成。葬具底部一般钻有小孔，供死者“灵魂出入”。当年的考古专家从出土陶器特征分析，认定这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遗存。瓮棺葬群规模庞大、类型多样、分布密集，是战国秦汉时期具代表性的瓮棺葬墓地，也是国内发现数量最多的瓮棺葬群之一，对于深入研究丧葬习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瓮棺葬群和郛堤城址并存发现，可进一步证明郛堤城的年代和繁盛程度，对于探索瓮棺葬群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很有启发。

从现场清理和调查的情况看，海兴发现的少儿瓮棺葬的埋葬形式是：尸身由两个红陶瓮对口接平放埋葬在古贝壳堤中，个别瓮棺旁同时埋葬着一陶豆或陶小盆，瓮内除小儿骨骼和一两个小铜环外，不见其他遗物。通过部分较完整的瓮棺大残片凑拼复原，瓮直径约34—52厘米，长65—78厘米，外部大都饰有绳纹，有的内底部还饰有太阳阳纹图案。专家根据清理三具瓮棺形制规格及14具盛装的少儿骨骼测估分析，瓮棺埋葬的是约身高1至1.4米10余岁男女儿童，小铜环很可能是用作系结的“总角卯”。“总角”是古代儿童的代称，“卯”字象形，在两鬓角扎成发髻之状。

这是战汉时期的一种丧葬风俗，后来出现以施釉陶瓷大缸代替瓮棺的竖式墓葬，尤其为僧侣所常用，这在南皮、沧县等地均有实物出土。而日本幕府时代，僧俗也是这种埋葬风俗。这也可见中日之间源远流长不能割裂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

解读依然迷雾重重

大量瓮棺葬在沧州东部出土说明了什么？是否与徐福东渡有关？与哪些古城关联？瓮棺葬给专家和地方文化研究者们带来了解读的困惑。

许多凝视瓮棺葬的人们眼中，呈现出徐福东渡的场景。

南北朝顾野王《舆地志》载：沧州高城县东北有卯兮城，秦始皇遣童男童女数千人至海求蓬莱不死药，筑此城以居之，号曰卯兮，汉因置千童县。2000年前的卯兮城究竟在何处？直到清代民国学术界仍各执其说。清代南皮学者叶圭绶说：“盐山县旧城即卯兮城也”；沧州张庆恩认为大山与小山之间沿海“界内有卯兮城”；同治年间《盐山县志》标注卯兮城在今黄骅东北六里灶；民国《盐山新志》记卯兮城在黄骅东南杨（羊）二庄西北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代，根据新出土的瓮棺葬和“兮”“卯”陶文，有专家开始搜寻卯兮城的具体位置，并倾向于沧州东部这批瓮棺葬里埋葬的是徐福东渡前那批病亡的孩子。

郛堤城的来历也是有争议的。如流传最广的有三种说法：一是建于汉代以前，年代无详细记载。二是《盐山新志》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于此置合骑侯国，称合骑城。三是《长芦盐法志》称系西晋为防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而设屯兵之所，称伏狄城，当地讹称武帝城，今称郛堤城。有专家结合这三种说法，通过对从城址、多处战国秦汉时期古村落遗址和古窑遗址、瓮棺年代考证，该城周边地区在战汉时期有先民繁衍生息。倾向郛堤城应为齐国防御燕国的无棣城，建立时间为春秋战国时期，并进一步推测这里是徐福东渡集结之地。然而这种观点依然为人所质疑，有专家还提出这里曾是武阳城、徐福东渡没必要绕远再到这里出海的观点。

有人生活聚集，那么就不能避免疾病。医疗条件差的古代，幼儿夭亡并不是新鲜事，直到近现代至上世纪中期，还有集中埋葬夭折儿童的风俗，形成类似于乱葬岗之类的聚集地。当时每个村几乎都有这样的葬地，何况人口更为密集的城池周围，经过千百年的时间，日积月累，形成大量较集中的遗存并不稀奇。

徐福东渡集结地、无棣城遗址、武阳城后身、东渡出海口等观点都有道理，那么找到直接的证据支持和证据链才是关键。拂去笼罩在瓮棺葬上的千年疑云，尚需时日。

张之洞塑像模型昨日开模

青铜塑像将入驻国家图书馆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9日上午，由王春周设计制作的张之洞塑像模型，在南皮县寨子镇王厂錾铜艺术馆开模。至此，这尊张之洞塑像基本定型，待翻砂铸造青铜塑像后，将入驻中国国家图书馆。

当日上午，记者看到，王厂錾铜厂的技师正用斧头敲打掉雕像的外范。随着范模的脱落，张之洞雕像渐渐呈现于面前。这是张之洞半身坐像，着朝服、朝珠，戴官帽，留长髯，凝视远方。忠于人物体貌特征的写实之外，重点刻画了神态。人物深邃的目光里，能读出自强的力量和一代巨人肩负民族危亡的分量。

据了解，作者王春周是市文联副主席、美协副主席，中国壁画学会会员，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南皮人。张之洞一生的勋业，从小影响着他。塑造张之洞形象，是他的夙愿。早在2010年，他就以泥塑、玻璃钢、錾铜等多种形式，创作张之洞浮雕、雕塑近20件，雕塑头像、胸像、整身像12件。为设计这尊雕像，他用了数月的时间，参考张之洞的照片和资料，融入对人物的理解，推敲服饰、结构，雕琢面部表情，反复修改，九易其稿，精益求精，试做翻制了7尊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张之洞像。昨天，泥塑翻制的玻璃钢模型铸型成功，顺利开模，长宽均为0.8米。模型成功翻制后，再翻蜡修正，然后翻砂铸造青铜塑像。

王鹏：穿越历史认识张锡纯

本报记者 哈薇薇

12月5日，河北科技出版社给王鹏发来《医学衷中参西录》审校稿，要求他两到三周审校完成。用了一年时间，王鹏把大医张锡纯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重新整理，又把后续版本中去掉的两个序重新增补上，让世人更全面地了解《医学衷中参西录》，了解张锡纯。

搜集张锡纯著作百余套

他，干了一辈子刑侦工作，是个警察；一生治病救人，是个大医。他，出生于1964年；他，出生于1860年。他，是石家庄人；他，是沧州盐山人。两人本无交集，可百余年后的今天，为救治亲人，警察王鹏在书中偶遇大医张锡纯。王鹏自觉相见恨晚、如遇知己。从此，他走上了研究张锡纯的道路，几近痴迷。

寒冷的冬日，天还未亮，王鹏家客厅的小角灯就亮了。想着昨天还没有琢磨明白的问题，他早早就起了床、捧起了书。翻了几本书后，他如释重负，眉宇间慢慢地舒展开来，似乎心中有了答案。王鹏说，为深入了解张锡纯，他像着了魔似的，每天手不释卷。这样一个距离我们不过百余年的大医，为何除了留下一部医书，其他方面的资料甚少？是后人挖掘不够。重术轻人的状况必须扭转。研究一个人和破案一样，要先占有大量资料。

工作之余，他上旧书网、转旧书摊、逛旧书店，不惜高价把能搜集到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的版本全部收入囊中，竟有了93套之多，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版本。他一直想找到头版，但未果，为这事，他还专门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有关老师专家探讨过。对于1909年出版的说法，据他考证应是讹传，首次正式出版应该是1918年。他收集到的最早的是第四期《药物学讲义》，1924年版，版权页上印着发行处“沧州立达医院”。再有一套完整的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伪满洲国时期，沈阳章福记印书局出版。还有195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版。特别珍贵的，是他收集到了油印本、手抄本，“文革”期间，这本书买不到，有人就刻蜡版油印，有人手抄。

沧州医专校长才晓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想收录这批书，在学校做展区，供学生深入学习。令才校长没有想到的是，王鹏不收分文，欣然应允。王鹏说，只要是对张锡纯研究有益的事，他都愿意做。

媒体宣传引起连锁效应

2018年，王鹏在“文化八仙桌”微信群中询问：“今年是张锡纯的医学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付梓100周年，沧州有没有纪念活动？”6月3日，在清风楼举办第69期“文化八仙桌”，主题就是“汇通中西张锡纯”，而王鹏作为主讲嘉宾之一走到了台前。“文化八仙桌”上，他把自己考证的结果、收藏的版本，一一展示给大家，越来越多的沧州人开始知道张锡纯，而王鹏也通过媒体宣传结识了很多热爱张锡纯、热爱中医的人，在研究张锡纯的路上不再孤独。

夏日清晨，清风楼畔、大运河边、彩虹桥上。“文化八仙桌”的很多桌友早已在此聚集，原来这是由《沧州日报》人文周刊部策划、由王鹏提供路线的一次寻访活动，寻访的对象是张锡纯创办的“立达医院”。在不断寻书过程中，王鹏对张锡纯的生平经历也有新发现。如张锡纯1924年从沈阳回来，到1926年去天津，中间在沧州创办“沧州立达医院”，地址是运河东岸解放桥与彩虹桥一带原顺河街的楼房。王鹏提出观点后，很多人都感兴趣，于是就有了这次寻访。来之前王鹏打印了6张地图，边走边找。当时偶遇著名作家何香久，何香久说，是该好好宣传张锡纯了。

还原有血有肉的张锡纯

今年是张锡纯诞辰160周年，故里盐山举办了纪念活动。王鹏受邀参加。这两年，凡是有关张锡纯的会，只要有空，他都积极参与。比如，盐山请来知名编剧欲创作电视剧本《大医张锡纯》，他发表看法说，要尊重史实，不可随意杜撰，一定要创作出经得起各方检验、符合历史真实的大医张锡纯。

张锡纯是大医，思想丰富，最喜写诗，有《种菊轩诗草》为证，但世人很少知晓。王鹏认为要让世人全面了解张锡纯，他的诗是重要的一部分。他邀请诗歌界、医界以及媒体共同召开《种菊轩诗草》茶会，分门别类地分析了张锡纯的诗歌。或忧国忧民、或医者仁心、或幽默风趣、或激昂愤懑，所有版本中的说法都是64首，但王鹏考证，不是64首而是93首，因为有的题目下是好几首诗。有的诗歌在排版时存在断句的错误，也有的在后续版本中被删除。而这些都影响今人对张锡纯诗歌的全面解读，这促使王鹏要重新编辑《种菊轩诗草》。

时不我待，说干就干。王鹏以1931年天津中西汇通医社出版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为底本，以1941年中西汇通医社再版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1941年奉天章福记版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为参校本，由繁体竖排无句读，整理为简体横排加句读，并增补一些与张锡纯和诗的原诗，同时附民国医刊中张锡纯诗书影，便于读者对照阅读赏析。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基本整理成稿。

“每天看一点儿，每天多描画一点儿，让张锡纯的模样一天天清晰起来。王鹏的想法是编一部《张锡纯文集》，有他的思想生平医术，有他的诗歌他的一切。凡是研究张锡纯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资料。这是一个大工程，也许5年、也许10年、也许一辈子。他要向世人展现一个有血有肉、医德高尚、人格伟大的张锡纯。”王鹏说。

纪念张锡纯诞辰160周年系列报道